

# “阿爸”的亚兰文及其《马可福音》 语境研究

张信宇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从亚兰文和希腊文的语境中，探讨《马可福音》14:36中  $\alpha\beta\beta\alpha$  一词的使用。 $\alpha\beta\beta\alpha$  一词的词源为亚兰文的“ $\alpha\beta\alpha$ ”，用法为呼格，并非小孩对父亲的昵称，而是一个普遍性称呼“父亲”的称谓。呼格的用法是与交流者的直接对话，耶稣在祷告中使用的  $\alpha\beta\beta\alpha$  所带来的新观念，就是直接称呼亚卫为父亲，并与之直接交流；与  $\alpha\beta\beta\alpha$  用法直接相关的是《马可福音》14:36 中的同位语“ $\acute{\omicron}\ \text{πατήρ}$ ”与两个动词“ $\text{παρένεγκε}$ ”和“ $\theta\acute{\epsilon}\lambda\omega$ ”，情态上表现出耶稣急切期待的情绪，语法上呈现出其具有完全人性的情感一面。

**关键词：**阿爸，亚兰文，《马可福音》14:36

**作者单位：**福建神学院

## The Aramaic “abba” and Its Greek Context in Mark

ZHANG Xinyu

**Abstract:** This essay aims to explore the use of the term “ἄββα” in Mark 14:36 in the literary context of Aramaic and Greek. It argues that the word “ἄββα” is a Greek transliteration of the original Aramaic word “אבא”. The vocative use of this word is not a child’s address to “daddy,” but a general title for “father.” The use of the vocative implies a direct dialogue with the communicator. By using “ἄββα” in prayer, Jesus brings an entirely new concept of addressing Yahweh as his father and communicating directly with him. In Mark 14:36,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use of “ἄββα” is the apposition “ὁ πατήρ” and the two verbs “παρένεγκε” and “θέλω.” The modality expresses Jesus’ eager anticipation and the grammar presents Jesus’ fully human emotional side.

**Keywords:** Abba, Aramaic, Mark 14:36

**Author’s contact info:** Fuj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Email: zxyreaky@126.com

### 引 言

在《马可福音》14:36中，耶稣称亚卫为 ἄββα，近乎所有

中文圣经的翻译均将  $\alpha\beta\beta\alpha$  一词译音译为“阿爸”，<sup>①</sup> 在诠释上，受耶利米亚（J. Jeremias）的影响，<sup>②</sup> 不少学者认为  $\alpha\beta\beta\alpha$  是犹太家庭中小孩用亚兰文对父亲的昵称，如英文的“Daddy”。<sup>③</sup> 《〈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辞典》（BDAG）中指出， $\alpha\beta\beta\alpha$  为亚兰文的“אבא”，系呼格形式（vocative），原本为亲昵用语，后期用作称号和人名，意义为“父亲”；原本很少用来称呼“神”，后来用于祷告，称呼亚卫，在家庭圈子中使用，也被说希腊语的基督徒用为礼仪性用语。<sup>④</sup> 至于  $\alpha\beta\beta\alpha$  一词的词源，学界普遍认为是希腊文对亚兰文的音译。亚兰文也是公元1世纪巴勒斯坦地区使用的日常语言，但学界却鲜有人从亚兰文文法和文本语境本身分析，更多是从神学、希腊文处境和隐喻的角度分析。<sup>⑤</sup> 本文尝试从亚兰文文法和《马可福

---

① 包括和合本、和合本修订版、吕振中译本、现代中文译本、新译本、思高译本。除《马可福音》以外，《新约圣经》在《罗马书》8:15及《加拉太书》4:6也使用了  $\alpha\beta\beta\alpha$  一词，但这两处并非出自耶稣之口，而是保罗指出借助上帝儿子的灵，“我们”可以称呼“父”为  $\alpha\beta\beta\alpha$ 。

② J. Jeremias, *The Prayers of Jesus* (Naperville, IL: R. Allenson, 1967); J. Jeremias, *The Central Message of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SCM Press, 1965); J. Jeremias, *New Testament Theology*, vol. 1, *The Proclamation of Jesus* (London: SCM Press, 1971).

③ 如 William L. Lan, *The Gospel of Mark*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1974), 518; David E. Garland, *The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Mark*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96), 540; 叶雅莲：《马可福音》（卷下）（香港：天道书楼，2016），466 [Emily Y. Wang, *Make Fuyin (Juan Xia)* (Tien Dao Bible Commentary: Mark II) (Hong Kong: Tien Dao Publishing House, 2016), 466.]，等。

④ Walter Bauer and William Arndt, eds.,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3rd ed., revised by Frederick W. Dank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s.v. “ $\alpha\beta\beta\alpha$ .”

⑤ 如 Joseph A. Fitzmyer, “Abba and Jesus’ Relation to God,” in *According to Paul: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the Apostle*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2), 47–63; John B. Cobb, *Jesus & Abba: The God Who Has Not Failed*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2016); T. Tsang, “‘Abba’ Revisited:

音》14:36的语境角度对  $\alpha\beta\beta\alpha$  一词进行解读，旨在论证  $\alpha\beta\beta\alpha$  并非传统上所理解的小孩对父亲的昵称，尤其在《马可福音》14:36 耶稣即将受死的语境中，更不可能表现出小孩对父亲的昵称，而是表达耶稣对亚卫直接的呼唤；作为呼格的  $\alpha\beta\beta\alpha$  所表明的是耶稣与亚卫直接对话的场景，亚兰文的  $\alpha\beta\beta\alpha$  与希腊文的  $\delta\ \text{πατήρ}$ （父亲）既是同位语，也是一种修辞手法，表达耶稣的急切心态；并表现在后半节的动词  $\text{παρένεγκε}$ （取走、拿走）和  $\text{θέλω}$ （想要、意愿）中，从情态上表明耶稣将对“苦杯”撤去的强烈期待。

## 一、 $\alpha\beta\beta\alpha$ 的词源与形态

$\alpha\beta\beta\alpha$  为亚兰文“ $\text{אב}$ ”的希腊文音译，亚兰文“父亲”一词为“ $\text{אב}$ ”，在《希伯来圣经》中仅出现过9次，含义可以是“先祖、父亲、父辈”等，<sup>①</sup>《希伯来圣经》中并未出现过“ $\text{אב}$ ”的用法。从语法上说，区别于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用  $\text{אב}$  作定冠词，相当于英文的 the），亚兰文没有定冠词，只

---

Merging the Horizons of History and Rhetoric through the New Rhetoric Structure for Metaphors,” *Acta Theologica* 2, no. 28 (2008): 121-141.

① 《希伯来圣经》大部分用希伯来文写成，仅《创世记》31:47、《耶利米书》10:11、《以斯拉记》4:8-6:18；7:12-26 和《但以理书》2:4b-7:28 为亚兰文写成，其中出现亚兰文  $\text{אב}$  的文本包括《以斯拉记》4:15、5:12；《但以理书》2:23、5:2、5:11（3次）、5:13、5:18。关于“ $\text{אב}$ ”的亚兰文含义，可参 Ernst Vogt, ed., *A Lexicon of Biblical Aramaic: Clarified by Ancient Documents*, trans. J. A. Fitzmyer (Roma: Gregorian & Biblical Press, 2011), 23；另参见 *The Brown-Driver-Briggs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1708。

用某个语词的特定形式来表达强调或特指。<sup>①</sup> 亚兰文的这种特定形式就是在名词的附属形后加“א”词尾，可见就“אבא”的形态而言，最直接的理解是在“אב”的附属形后添加 א 词尾。

对“אבא”形态来源分析较为深入的学者是巴雅各（James Barr），<sup>②</sup> 他指出了“אבא”的三种可能的语言学形态来源：1. 亚兰文的强调形式，在词尾加“א”词尾，含义类似于特指的“这/那（the）父亲”，后来也发展为具有表达第一人称单数的“我的父亲”的含义；2. 呼格用法，与一些闪族语系的用法类似，并不具备强调功能；3. 婴儿幼儿时期的“牙牙语”，如爸爸、papa、dada 等婴儿使用的叠词。<sup>③</sup>

就评估这三种形态的诠释而言，有两个来源学问题，巴雅各认为 אבא 不必然为亚兰文，也有可能是希伯来文。因为在耶稣时期希伯来文的发展中，“我的父亲”（אבִי）的用法已被“אבא”所取代。<sup>④</sup> 在巴雅各看来，耶利米亚在引用基特尔（G. Kittel）<sup>⑤</sup> 的论证中就指出，在《米示拿》（Mishnah）中，“אבא”已经完全取代了“אבִי”的用法，《米示拿》从未使用过“אבִי”来表达“我的父亲”，这就表明了“אבא”并非

---

① 关于希伯来文和亚兰文的特定性用法，可参见 Scott N. Callahan, *Biblical Aramaic for Biblical Interpreters: A Parallel Hebrew-Aramaic Handbook* (Wilmore, KY: GlossaHouse, 2021), 38-43.

② James Barr, "'ABBĀ ISN' T 'DADDY,'" *The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1, no. 29 (1988): 28-47.

③ *Ibid.*, 29.

④ *Ibid.*, 30.

⑤ G. Kittel, *Die Religionsgeschichte und das Urchristentum* (Gütersloh: Bertelsmann, 1932), 92.

必然为亚兰文；<sup>①</sup>另外，巴雅各也指出，作为呼格使用的证据来自可对比的闪族语系，特别是阿拉伯语，但这类用法在语法上大多被归类为“宾格”的使用，在词末加“κ”结尾，因此“κϣκ”可能并非从晚期或希腊时期的亚兰文发展而来，也可能是早期的希伯来文，或许与更早期的闪语相关。<sup>②</sup>巴雅各指出，第三个来源的问题似乎更加明显，耶利米亚受施伦克（G. Schrenk）的影响认为，印欧语系中的父亲（πατήρ）除了-τήρ的尾音外，还包含πα（即pa）的原始发音。<sup>③</sup>但雅各对此质疑，认为虽然婴儿的“牙牙语”在历史语言学领域确实偶有发生，但考证起来却非常模糊且极具不确定性；多数语言学家并不认同此种观点，故未将词源归结于婴儿的“牙牙语”。巴雅各认为，主张它来自婴儿的“牙牙语”，是成人对幼儿发音的误解，婴儿因受复杂环境影响而发出类似于pa的声响，被成人对应地理解为是对pa的发声；退一步说，就算pa最初是婴儿的“牙牙音”，它距耶稣时期的亚兰文和希腊语也发展了数千年。因此，将新约时期“κϣκ”的起源归因于“牙牙音”，很难具有说服力。

在上述评估中，巴雅各所指ἄββα的词源为希伯来文的观点理据并不充分，首先，《希伯来圣经》中并未出现过“κϣκ”的用法，如果ἄββα的来源是希伯来文，就很难解释该词在《希伯来圣经》中为何没有出现。《希伯来圣经》中表达“我的父亲”的用法均为“אב”；另外，更突出的问题是，如果“κϣκ”是希伯来文，词尾的“κ”就更加无法解释，虽然巴雅各解释

① Jeremias, *Prayers of Jesus*, 23.

② Barr, “‘ABBĀ ISN’T ‘DADDY,’” 29–32.

③ G. Schrenk, *Theologische Wörterbuch zum Neuen Testament*, V. 948.

为，希腊文  $\alpha\beta\beta\alpha$  并不一定是以“κ”结尾，并列出了希伯来文专有名词的证据表明希伯来文中有 -a 结尾的词语，<sup>①</sup> 但不足以证明在正常名词用法中有 -a 结尾的，希伯来文确实有名词以“κ”结尾，但用法为默音，并非发 -a 类元音，在希伯来文的发展中“κ”不再作为发音字母，有时甚至不被写出，<sup>②</sup> 故巴雅各认为  $\alpha\beta\beta\alpha$  是希伯来文的理据更显薄弱了。亚兰文作为公元 1 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的日常用语，在《马可福音》中不止一次地出现，最直接的一处是在《马可福音》5:41，耶稣使会堂主管的女儿复活时，所说的“Ταλιθά, κουμι”（大利大，古米），很明显是亚兰文的希腊音译，<sup>③</sup> 文本后半节附上希腊文的翻译“Τὸ κοράσιον, σοὶ λέγω, ἔγειραι.”（女孩，我吩咐你，起来）。因此，《马可福音》使用亚兰文的音译并非特例，在形态上，“אבא”更可能是亚兰文，晚期《米示拿》中出现的希伯来文“אבא”更可能受到了亚兰文的影响，从“אבא”在不同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来看，希伯来文的“אבא”在公元 200 年左右才开始取代“אבא”而逐渐被广泛称呼地上的“父亲”。<sup>④</sup>

但巴雅各的评估仍然相当具有建设性，特别是他在评估

① Barr, “‘ABBĀ ISN’ T ‘DADDY,’” 31.

② 希伯来文的“κ”发音及音节演变，可参见 Paul Jollon, *A Grammar of Biblical Hebrew: Part One: Orthography and Phonetics; Part Two: Morphology*, trans. T. Muraoka (Roma: Editrice Pontificio Istituto Biblico, 2005), 91-92; 不仅在名词中，在希伯来文的动词用法中，“κ”在音节结尾处也作为默音出现或被省略，参见 Jollon, *Grammar of Biblical Hebrew*, 200-203.

③ 关于亚兰文的这一表达，可参见 G. Scott Gleaves, *Did Jesus Speak Greek? The Emerging Evidence of Greek Dominance in First-Century Palestine* (Eugene, OR: Pickwick, 2015), 149-150.

④ R. E. Brown, *The Death of the Messiah: From Gethsemane to the Grave: A Commentary on the Passion Narratives in the Four Gospels* (New York, NY: Doubleday, 1994), 1:173.

中对耶利米亚所说  $\alpha\beta\beta\alpha$  系小孩的“牙牙音”提出了有利的质疑，这也关系到学界何以认为“ $\alpha\beta\beta\alpha$ ”系小孩的使用语。耶利米亚认为，耶稣所使用的  $\alpha\beta\beta\alpha$  与小孩对父亲或父亲形象人物的称谓类似，比较合适的翻译是“Daddy”<sup>①</sup>。实际上，在亚兰语的语境中，“ $\alpha\beta\beta\alpha$ ”不仅用于小孩，也用于成人，塔木德（Talmud）或塔尔根（Targum）当中都曾使用“ $\alpha\beta\beta\alpha$ ”，在用法上是大人教导孩子的“日常用语”而非“儿童用语”。<sup>②</sup>另外，马库斯（Joel Marcus）也指出，《米示拿》中就有一处（m. Sanhedrin 4:5）说到，“‘ $\alpha\beta\beta\alpha$ ’比你的父亲伟大”。这里提及的发言者可以是任何人，且时间早于耶稣时期，在《米示拿》（Mishnah Eduyot 5:7）中，说话者也明显是个成年人。<sup>③</sup>故耶利米亚所认为的“ $\alpha\beta\beta\alpha$ ”是小孩对父亲的昵称并不正确，虽然不可否认，“ $\alpha\beta\beta\alpha$ ”较多出现在小孩口中，因较小的“孩子”更多地会在家庭中呼唤“父亲”，但此用法并不仅限在孩子身上，而是适用于任何年龄的日常用语。博林（M. E. Boring）甚至指出，有时还会用于学生对老师（拉比）的尊称中。<sup>④</sup>

耶利米亚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观点是，认为耶稣称呼上帝为“ $\alpha\beta\beta\alpha$ ”的用法是独特的，并且是一个全新概念。<sup>⑤</sup>但实际上

① Jeremias, *Central Message*, 19-20.

② Barr, "'ABBĀ ISN'T 'DADDY,'" 35-36.

③ Joel Marcus, *Mark 8-16: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977;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耶利米亚引证《米示拿》的例子，此处“ $\alpha\beta\beta\alpha$ ”的含义为“我的父亲”。

④ M. E. Boring, *Mark: A Commentary*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15), 398-399.

⑤ “Yes, here there is something quite new, absolutely new—— the word *abba*.” 参见 Jeremias, *Prayers of Jesus*, 96.

并非全然如此，正如耶利米亚所论述的，“אָבא”的使用常与“אָבִי”等同，菲兹迈尔（Joseph A. Fitzmyer）列出了《但以理书》5:13、死海古卷<sup>①</sup>、古代铭文<sup>②</sup>中出现的“אָבא”和“אָבִי”的使用，其中的含义包括“我的父亲”“我们父亲”，以及被当作专有名词使用。<sup>③</sup>此外，埃文斯（Craig A. Evans）认为，耶利米亚和菲兹迈尔引用的文献多为后期拉比文献，在较为早期的《希伯来圣经》本身，也有将神称呼为“父亲”的例子，如《申命记》32:6“他岂不是你的父（אָבִי），创造了你吗？他造了你，坚立你”。《以赛亚书》63:16称：“亚伯拉罕虽然不承认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אָבִי）。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父（אָבִי）。”<sup>④</sup>值得注意的是，《诗篇》89:26 [MT 89:27]提及“你是我的父（אָבִי），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该处称呼神使用的正是“אָבִי”。<sup>⑤</sup>菲兹迈尔和埃文斯正确地提到，称神为“父”的观念来自以色列本身的传统，而非耶稣的新“创造”，但他们似乎错误地理解了耶利米亚的观点，后者并非未注意到《旧约》以及拉比文献中提及的称呼神为“父”的文本，<sup>⑥</sup>他所指的“新”乃是将“אָבא”作为一种“个人性”对上

① 包括 11QtgJob 31:5; 1QapGen 2:19; 1QTLvii ar 29; 4QTLvii ar 2:12; 4QEn 5 ii 17; 4QTPahat frag. 1:11; 6QEnGiants 1:4; 1QapGen 2, 24 等。

② Giv'at HaMivtar Tomb Inscription; Jerusalem Hypogeum Ossuary 1 a; Mur 87; Silwan Tomb Ossuary 2.

③ Fitzmyer, “Abba,” 50–51.

④ 另外将神称为“我们的父（אָבִי）”的文本还包括：《耶利米书》31:9；《玛拉基书》1:6 等。

⑤ 此外，在两约之间的文献《多比传》《便西拉智训》及死海古卷中，也有称神为父亲的例子。参见 Craig A. Evans, *Mark 8:27–16:20* (Nashville, TN: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2001), 412–413.

⑥ Jeremias, *Prayers of Jesus*, 11–29.

帝的称呼。耶利米亚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耶稣之前有“个人性”将神称为“父”的例子，<sup>①</sup> 马库斯和布朗（R. E. Brown）也指出，在基督教之前的文献中，并没有找到以“个人性”的称呼称神为“אֱלֹהִים”的例子。<sup>②</sup> 不过上述《诗篇》89:26节的例子，却是一处以“个人性”对神的称呼，但说话的主语是神，以此来看，耶利米亚的提议值得更进一步地思考。施特劳斯（Mark L. Strauss）对耶利米亚和非兹迈尔的论证做了一个非常精准的总结，虽然犹太传统中有将神称为“父”的先例，却从来没人使用“呼格”来称呼神为“父”。<sup>③</sup> 故并非耶稣之前没有将神称为“父”的传统，而是在耶稣之前，除了神之外，没有“直接”喊神为“父”的传统。呼格的使用所表明，是说话者与当事人“直接”交流的关系，不可转述使用，只有在对话双方直接交流时，才可使用。故耶稣称呼神为“אֱלֹהִים”，所表明的是耶稣与神“直接”对话，是与交流者之间直接对话的关系。

## 二、ἀββα 出现于《马可福音》14:36 的语境

在《马可福音》14:36中，耶稣对神的称呼使用了同位语方式“ἀββα，<sup>④</sup> ὁ πατήρ”。可以看到，“ἀββα”后紧跟

① Jeremias, *Prayers of Jesus*, 29, 57.

② Marcus, *Mark 8-16*, 978; Brown, *Death of the Messiah*, 173.

③ Mark L. Strauss, *Mark: Zondervan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2014), 633-634.

④ Nestle-Aland 第 28 版《希腊文圣经》中的 ἀββα 一词 α 上方无气号“ ”。

一个平行的希腊文呼格的“ὁ πατήρ”（父亲），该处的“ὁ πατήρ”是主格作呼格使用。<sup>①</sup>在希腊文中，句首的呼格有三个基本用法：1. 直接称呼；2. 感叹语；3. 同位语。<sup>②</sup>此处很明显是作为同位语使用，虽然严格来说，同位语并不算是一个独立的用法，一般同位语中的第一词会具备直接称呼，或充当感叹语之一的功能。同位语呼格的出现，是对整个结构的强调，或对情绪的称呼或感叹。在称呼之后再次重复使用呼格用词，就语言学而言是多余且不必要的，而这种用法是为了达到修辞的目的。<sup>③</sup>艾略特（J. K. Elliott）认为，这是插入的部分，因耶稣不可能在祷告时使用两个同样的词来称呼“天父”，耶稣原来使用的仅是亚兰文的  $\alpha\beta\beta\alpha$  一词，ὁ πατήρ 是马可为后期不懂得亚兰文的人解释说明  $\alpha\beta\beta\alpha$  的含义。<sup>④</sup>但这个说法并不具有说服力，首先，《马可福音》在所有需要解释说明的文本中，都直接使用了  $\mu\theta\epsilon\rho\mu\eta\nu\epsilon\upsilon\omicron\mu\epsilon\nu\omicron\nu$ （“翻译”， $\mu\theta\epsilon\rho\mu\eta\nu\epsilon\upsilon\omega$  的被动型分词），以表明后文是解释或翻译的部分，如《马可福音》5:41，“大利大，古米！翻译出来就是（ $\mu\theta\epsilon\rho\mu\eta\nu\epsilon\upsilon\omicron\mu\epsilon\nu\omicron\nu$ ）女孩，我吩咐你，起来”；《马可福音》15:22，“他们带耶稣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各各他，翻译出来就是（ $\mu\theta\epsilon\rho\mu\eta\nu\epsilon\upsilon\omicron\mu\epsilon\nu\omicron\nu$ ）‘髑髅地’”；《马可福音》

---

① Brown, *Death of the Messiah*, 1:172; 关于希腊文主格作呼格用的语法，可参见 Maximilian Zerwick, *Biblical Greek: Illustrated with Examples* (Roma: Editrice Pontificio Istituto Biblico, 1994), 11; 其用法示例也提及了这里的文本。

② Daniel B. Wallace, *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An Exegetical Syntax of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00), 67–71.

③ Ibid., 70.

④ J.K. Elliott, *The Language and Style of The Gospel of Mark: An Edition of C. H. Turner's "Notes on Marcan Usage" Together with Other Comparable Studies* (Leiden: Brill, 1993), 33.

15:34, “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耶稣大声呼喊‘以罗伊! 以罗伊! 拉马撒巴各大尼?’ 翻译出来就是(μεθερμηνευόμενον)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其次, 《马可福音》对称谓、颂赞等大众熟知的用语并不提供翻译, 如在《马可福音》10:51, 巴底买称呼耶稣为“ραββουνι”(拉波尼)<sup>①</sup>, 在《马可福音》11:9 百姓称颂耶稣“ὡσαννά”(和散那)<sup>②</sup>, ἄββα作为大众所熟知的称谓, 并不需要提供翻译, 而且笔者在前文已经提及, ἄββα在后期亦即公元2世纪开始被更为广泛地使用, 并取代了希伯来文的“אבא”, 故艾略特所认为的ἄββα不为人所熟知而需要后期插入ὁ πατήρ的解释的理据就更显薄弱了。因此, 《马可福音》在此处以“αββα, ὁ πατήρ”两个呼格作为同位语使用, 并非解释说明, 而是一种表达强调的情绪性描绘, 以修辞性手法表现出耶稣急迫、焦急的强烈情绪。

而这种情态用法不仅表现在“αββα, ὁ πατήρ”这两个呼格词汇上, 从语法上看, 也表现在本节的不定式动词“παρένεγκε” (拿走, 取走) 上, 解经家在诠释本节文本时, 经常关注到名词“杯”的含义, 几乎无人从语法上关注“παρένεγκε”一词。在希腊文的句子构成中, 句中的动词往往能起到关键性作用, 而“παρένεγκε”与“θέλω”(想要, 意愿)是耶稣在本节祷告中的两个动词, 却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sup>③</sup> 现代语言学研究一般采用“体”(aspect)、“时态”(tense)、“情态”(modality)来分析某个跨语言动词的使

① 意思为“我的老师”。

② 原意为“拯救, 求救”; 此处是称颂语。

③ 如 Marcus, *Mark 8-16*, 977-979; Strauss, *Mark*, 633-634; Boring, *Mark*, 398-399; Lan, *Gospel of Mark*, 517-519; Garland, *Mark*, 540 等, 均未提及不定式动词“παρένεγκε”的使用。

用,最新的语言学研究已发现“不定式动词”的使用与“情态”相关,<sup>①</sup>简思德(Scott N. Callaham)系统性地研究了《希伯来圣经》中“不定式动词”与“情态”的关系,认为在《希伯来圣经》中,独立形的不定式动词(infinitive absolute)常用作命令语气(imperative),并能表达出说者与听者相关者的社会处境,包括下级对上级的命令,下级对上级的请求,较少表达同级之间的关系。<sup>②</sup>就希腊文的文法来说,在《马可福音》14:36,该处的不定式动词“παρένεγκε”正是命令语气,命令语气是表达“意愿”的语气,该种语气表明说话者的确定感很低,属于“情态类”表达,从逻辑上说,所有未来的事件都是情态的,因为还没有发生,意志或愿望不能改变客观事实,它往“意志”与“可能性”的方向发展。<sup>③</sup>此处的“παρένεγκε”一词,是命令语气表达请求的功能,<sup>④</sup>是“恳求(entreaty)的命令语气”,常用于以下对上的口吻中,也特别用于祷告当中指向上帝。耶稣在祷告中采用恳求的口吻,表达出对未发生事项的期待和期望,希望将这杯“撤去”,这直接表现在接下来的一个动词“θέλω”中,虽然“θέλω”为直说语气,却仍然带有潜在情态的意涵。<sup>⑤</sup>

故在《马可福音》14:36中,“αββα, ὁ πατήρ”是以两个呼格作同位语,以修辞性手法表现出耶稣的紧迫、焦急的强烈

---

① Frank Robert Palmer, *Mood and Mod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xv.

② Scott N. Callaham, *Modality and the Biblical Hebrew Infinitive Absolut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0), 217.

③ Wallace, *Greek Grammar*, 485; 另参见 Callaham, *Biblical Aramaic*, 80.

④ 命令语气其他的功能和用法, 参见 Wallace, *Greek Grammar*, 485-493.

⑤ *Ibid.*, 451-452.

情绪，并延续至紧接着的后文。后文中的两个动词同样表现出情绪的表达，其中不定式独立形动词“παρένεγκε”是恳求性的情态动词，表达耶稣希望将这杯“撤去”的强烈期许，这种期待和意愿直接表达在紧接着的另一个动词“θέλω”中。在此语境中来看，耶稣祷告时所用的 ἄββα，更不可能是小孩对父亲的昵称（如 Daddy），而是一种恳求性的语气，耶稣面对即将到来的苦难，以强烈的恳求语气，表达希望将苦难撤去的情感。

## 结 语

结合本文的分析来看，在亚兰文语境中，“אבא”（阿爸）并非小孩对父亲的昵称，而是一般称谓，普遍适用于各个年龄层，但使用该称谓的人与其被称呼者确实有着如父子类的关系，可能是父亲、长辈或老师。将上帝视为“父亲”的概念并非耶稣独创，而是来自于本身的犹太环境，在旧约叙事或诗歌中，将上帝描述为以色列群体的“父亲”，或上帝宣告将以色列百姓作为“孩子”，但个人性使用呼格与上帝交流，直接称呼上帝为“父亲”在犹太社群中并无先例，乃是耶稣所带来的新语境。呼格不能转述使用，而是与交流者的直接对话，这也表明耶稣使用“אבא”所带来的新概念是与上帝直接沟通。在《马可福音》的语境中，耶稣在其受难前于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中使用的“αββα, ὁ πατήρ”（阿爸，父）称呼上帝，从语法和修辞的角度，两个同位语并用，所表现出的是耶稣在祷告中的强烈情绪（恳求的迫切性情绪，而非小孩对父亲的昵称），这种情绪在本节继续以两个动词渲染，独立形不定式动

词“παρένεγκε”（取走、拿走）表达恳求的情态，以表达耶稣希望将这杯撤去的强烈期许，另一个动词“θέλω”（想要，意愿）则直接表达出耶稣的意愿。本节文本的呼格用词和动词的情态，均呈现出耶稣面对死亡完全“人性”一面的挣扎和复杂情感，但最终却愿意将一切都交于 ἀλλά。即“ἀλλὰ τί σύ，乃是照你的（意愿）”。

###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 Barr, James. “‘ABBĀ ISN’ T ‘DADDY,’” *The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1, no. 39 (1988): 28–47.
- Bauer, Walter, and William Arndt, eds.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3rd ed. Revised by Frederick W. Dank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Boring, M. E. *Mark: A Commentary*.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15.
- Brown, F. S. R. Driver, and C. A. Briggs. *The Brown-Driver-Briggs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Peabody, MA: Hendrickson, 2017.
- Brown, R. E. *The Death of the Messiah: From Gethsemane to the Grave: A Commentary on the Passion Narratives in the Four Gospels*. Vol 1. New York, NY: Doubleday, 1994.
- Callaham, Scott N. *Modality and the Biblical Hebrew Infinitive Absolut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0.
- . *Biblical Aramaic for Biblical Interpreters: A Parallel Hebrew-*

- Aramaic Handbook*. Wilmore, KY: Glossa House, 2021.
- Cobb, John B. *Jesus's Abba: The God Who Has Not Failed*.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2016.
- Elliott, J. K. *The Language and Style of The Gospel of Mark: An Edition of C. H. Turner's "Notes on Marcan Usage" Together with Other Comparable Studies*. Leiden: Brill, 1993.
- Evans, Craig A. *Mark 8:27-16:20*. Nashville, TN: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2001.
- Fitzmyer, Joseph A. "Abba and Jesus' Relation to God." In *According to Paul: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the Apostle*, 47-63.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2.
- Garland, David E. *The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Mark*.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96.
- Gleaves, G. Scott. *Did Jesus Speak Greek? The Emerging Evidence of Greek Dominance in First-Century Palestine*. Eugene, OR: Pickwick, 2015.
- Jeremias, J. *The Central Message of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SCM Press, 1965.
- . *The Prayers of Jesus*. Naperville, IL: R. Allenson, 1967.
- . *New Testament Theology*. Vol. 1, *The Proclamation of Jesus*. London: SCM Press, 1971.
- Joüon, Paul. *A Grammar of Biblical Hebrew: Part One: Orthography and Phonetics; Part Two: Morphology*. Translated by T. Muraoka. Roma: Editrice Pontificio Istituto Biblico, 2005.
- Kittel, G. *Die Religionsgeschichte und das Urchristentum*. Gütersloh: Bertelsmann, 1932.

- Lan, William L. *The Gospel of Mark*.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1974.
- Marcus, Joel. *Mark 8–16: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Palmer, Frank Robert. *Mood and Mod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Strauss, Mark L. *Mark: Zondervan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2014.
- Tsang, S. “‘Abba’ Revisited: Merging the Horizons of History and Rhetoric through the New Rhetoric Structure for Metaphors.” *Acta Theologica* 2, no. 28 (2008): 121–141.
- Vogt, Ernst. *A Lexicon of Biblical Aramaic: Clarified by Ancient Documents*. Translated by J. A. Fitzmyer. Roma: Gregorian & Biblical Press, 2011.
- Wallace, Daniel B. *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An Exegetical Syntax of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2000.
- Zerwick, Maximilian. *Biblical Greek: Illustrated with Examples*. Roma: Editrice Pontificio Istituto Biblico, 1994.
- 叶雅莲: 《马可福音》(卷下), 香港: 天道书楼, 2016。[Wang, Emily Y. *Make Fuyin (Juan Xia)* (Tien Dao Bible Commentary: Mark II). Hong Kong: Tien Dao Publishing House Ltd., 2016.]